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七

起旃蒙作噩三月盡癸卯閏  
茂十二月凡一年有十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曆五年三月戊午御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  
魚既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

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

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孰肯為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

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  
畢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此恩唯  
思効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  
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  
經營以防二國之變朝廷實有所倚臣所以不避朋黨  
之疑思一悟於聖聰耳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  
水落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  
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甲子廣南轉運使

杜杞言宜州蠻賊區希範平杞初至直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容脫其械與衣帶使人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蒙趕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絕後患乃擊牛馬為蔓陀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發禽誅七十餘

人取五臟畫為圖釋疔病被脅與非敗而降者百餘人

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溪峒

考異初區希範入保荔波峒間出與

官軍闖及祀至環州使攝官區睦進士曾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蘿酒中既昏醉稱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廡下比暮衆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擒殺之後三日得蒙趕區希範區丕績等十數人剖其腹績為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峒此實錄所書也今從祀本傳

丙子

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厯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為率就試人雖多所贈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總諸州軍

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



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耳且國家推恩之典其敝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莅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

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  
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甲申詔曰朕以元元  
之故已赦曩霄罪許復為藩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  
念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  
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  
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為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  
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入粟授官  
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

不忘身不為忠信言不入耳不為諫諍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但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

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以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才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

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  
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  
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於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  
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  
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  
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

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無私以此而言臣  
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  
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  
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  
見其善避權也夫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  
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  
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  
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固天下之士

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  
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欲其作  
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乃衆人避  
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  
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行之已久冀皆  
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  
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

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輯丹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不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



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今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百官稱賀是日上御崇政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疎決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然臣區區竊有所

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十年未已豈非西北二邊有  
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八月收聲今孟夏雷未發  
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  
謹出命以厭禍於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  
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為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  
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  
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國主曩霄初遣素齋咩  
布移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戊申章

得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  
八年方陝西用兵帝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  
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  
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亦

十二章請罷帝不得已乃許之

考異孫抗去年十二月  
癸丑乃自太常博士為

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是韓琦等去後傳云得象  
無所建明抗數以為言得象居位自若恐誤今稍易置

其辭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

樞密使庚戌以樞密副使吳育參知政事翰林學

士承旨丁度為樞密副使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  
士任中師知曹州中師自言臣家本曹人今老矣願得  
守曹營歸休之計帝憐而許焉 五月己未命翰林學  
士王堯臣翰林學士張方平侍講學士余靖並同刊修  
唐書 西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  
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  
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瑩  
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

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嘗對契丹主為蕃語時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知吉州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

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閏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留後李昭亮為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時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雖緣恩澤進然本將家子習軍中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捕博爭勝徹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

之杖其軍主諸軍股栗及帝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  
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為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  
禁兵自是頗肅 庚子以曾公亮趙師民何中立宋敏  
求范鎮邵必並為編修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  
卒辭之 丙午夏國主曩霄遣丁盧鬼名律營呂則張  
延壽來謝冊命 壬子詔中書門下曰朕有事大廟格  
於奉慈每懷保育之仁儉若見乎其位三后厭代多歷  
年所肆饋合食猶隔閼宮有司不時討論使國有闕典

朕甚懼焉其令禮官稽考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  
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  
與兵戎之事然鄉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為  
邊備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  
初入京朝官並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  
欲侵撓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  
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聞  
邊事從之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叟為試大理



評事義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書  
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故有是命  
丁卯減益州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謹按唐肅明皇  
后本中閭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  
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太宗皇帝廟  
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章懿皇太  
后誕生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真宗皇帝廟序於章

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朝遺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至於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顧託之重著臨御之勞欲稱別廟則義無所嫌屬之配室則禮或未順況太廟諸室皇后並無四字之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太后劉氏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太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太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

乎本朝之正典如依所陳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  
之意詔兩制及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 秋七月辛

丑貶知潞州尹洙為崇信節度副使坐前在渭州貸公  
使錢用也 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禮官議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  
后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皇后之次揆諸禮意竊所未  
安蓋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  
廟祔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

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慈均顧復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章惠皇太后依舊饗於奉慈廟乃詔中書門下覆議之請如禮官及學士等所議奉章獻章懿升配真宗廟室其尊諡如故章惠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乙巳詔循先朝祔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於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順下成繼志之美永

修明祀冀享靈心 戊申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

八十以上及篤疾無耆親者以其所犯聞 戊申廣州

地震

考異東都事畧作甲子地震乙卯荆南岳州地震今從宋史

八月知秦州田

況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敦諭

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帝惻然

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真宗封禪之後不復校獵

廢五坊之職驚禽走犬悉放山林於是直集賢院李東

之上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

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  
馬步軍司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壬戌詔樞密院討詳  
先朝校獵制度以聞甲子以監察御史包拯為契丹  
正使契丹館伴者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南北  
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  
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議遂折不復言及拯使  
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彼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  
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

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隨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寢成大害不可忽也況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

忠實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  
則不然莅事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  
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  
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  
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急  
不致敗事矣 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 癸酉詔夏國  
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  
令陝西河東嚴戒邊更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甲



戊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知滁州權發遣戶部  
判官蘇安世監泰州鹽稅出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  
縣酒稅修既上疏論韓琦等不當罷為黨論者益忌之  
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寔前妻所生甫四  
歲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筭修以嫁族兄之子晟  
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  
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  
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昭

明雜治卒無狀乃生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  
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皆及  
於責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修者必欲傾修而安  
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論奏日嚴據何郟章疏錢明逸劾修據修

與蔣之奇辨第六劄錄第三有修八劄

廊延經

畧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  
守誓約指揮 壬午監察御史李京言竊聞去年保州  
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不如意則譁言動衆近又永寧

軍士潛謀竊發邊氓遠近不安嘗觀唐自至德以後河  
朔兵驕鎮魏尤甚易主謀帥僅如置棊濟以姦臣跋扈  
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邊主兵之臣既  
不遴擇其人及軍士作過不問亂所由起一槩被罪遂  
使驕兵增氣動要姑息守臣審前覆以避禍但務因循  
亂由是長今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也宜下兩府  
按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紈子弟一切罷之如素練師  
律則使之久任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

召禍之人所貴驕卒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此  
非特張紀律之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 九月庚寅  
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  
學士張方平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首免蓋責其  
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  
同責遂著為令 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  
樓遂射苑中 詔近臣考先朝正史實錄為景德禦戎  
圖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甲辰徙江南東路

轉運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  
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  
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  
下遷紘億從子為億後其為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  
薦也 冬十月乙卯契丹遣使來獻九龍車及所獲夏  
國羊馬 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主於太  
廟太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  
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諭有傷風化無

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啟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無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帝常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

之福議遂格 己巳詔送伴契丹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帝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宴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

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考異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

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於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按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村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之東韓村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

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鄭奏議可考恐安石誤也今不取

辛未始班歷於

夏國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寔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



一月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丁亥冬至宴宗室

於崇政殿 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寔不死弼陰使入犴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乃羈管介妻子於他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而轉運使

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呂居簡居簡令勿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

考異石介附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無往登萊結金坑凶惡事富

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敘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劄子按下詔京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寔錄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耳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劄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寔錄不詳令別見七年六月末時亦

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莫

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高苑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  
寧有是耶願以閭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秦藁示  
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 國

子監直講孫復責監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

詩故也

考異孔直溫反寔錄不記按體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為直溫家有介書也然則直溫反必在

此年今附見復貶官事歐陽修墓誌云復貶在七年恐誤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漸

衰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  
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

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初翰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為邊帥既而不行至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壬寅以殿中侍御史劉提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提探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十二月癸丑以知潞州郭承祐為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及包拯還自契丹

言河北邊帥切宜精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必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

慶歷六年春正月戊子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

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  
帝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  
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  
小有益將必大損矣帝然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  
京師數為飛語及帝之左右往往有讒其短者帝一切  
不聞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於帝曰臣之術止於是  
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既罷帝為勞之堯臣頓首曰非  
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耳 禮部尚書知河南府范雍

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初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卒為名將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

丙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在兩

禁人以為險詖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考異李燾曰正傳云紳陰

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按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此時紳未入翰林

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院矣宅貌二語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於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未喻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按林瑀以慶歷二年二月逐蘇紳三年七月始自翰林學士出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

毒 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癸

亥荆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給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



驍悍善用鎧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撫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戊寅青州地震 詔陝西經畧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龐籍言也 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

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寢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瞻踰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屢下詔書丁寧誡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間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絀之則辭

理粗通取之則公違詔意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  
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增習新體而  
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  
其請時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  
才藝所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  
數為限

考異本志以方平此奏繫  
之八年誤矣合從實錄

三月辛巳朔日有

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  
下釋之  
庚寅登州地震岨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

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壬寅賜進士穰人賈黜等及第  
出身同出身有差癸卯賜諸科及第並出身甲辰賜特  
奏名諸科同出身及諸州長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壬  
子降河東轉運使李昭遘知澤州坐奉使契丹其從者  
嘗盜彼中銀杯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銀杯送契丹  
議者謂盜已正法送銀杯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  
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  
丙子徙知定州王德基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

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衆而故堞隳壞久莫敢修德基預調兵夫築完之契丹歲遣使獻果餌前皆改服以見德基按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是以指使代焉 己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失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如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羣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

立期待償非惟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  
官輒援前此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  
甲申雨雹地震 戊子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  
川陝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責  
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朝廷  
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前  
後不可悉數 丙申詔陝西市蕃部馬 丁酉京東人  
劉鬻劉沔胡信謀反伏誅 六月庚辰朔降御前劄子

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畧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詔夏竦與河北監司察帥臣長吏之不職者 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而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譖

育世皆以為昌朝意云 丁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  
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沒占曰兵出 辛酉  
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以聞 癸亥帝謂  
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  
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  
臣下之過先示戒勅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  
朝等皆引咎再拜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彭邛蜀  
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逐州共屯軍馬凡二千餘人請



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為六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

要務罷秘閣之試疏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  
帝是育言不復下兩制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  
舉其著為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帝因謂輔臣曰  
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妄也育又奏陰邪  
沮事正當明辨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  
進帝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  
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  
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大抵希昌朝意且

欲報怨帝訖不聽也

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

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過倍之  
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  
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  
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糧草  
從拱辰言也 庚寅河東經畧司言雨壞忻代等州城  
壁 丙寅以知吉州余靖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  
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

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  
咎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  
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  
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摺其罪無所得  
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勅停任而靖受咎後乃改  
名取解他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靖受咎緣由據  
司馬光記聞

壬寅帝謂宰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閤門副使  
今次子珣求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

天下共也儻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已所欲朕何以待諸勲舊乎賈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

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亦保

全外戚之福也

明年四月乙丑內殿承制以閣門祇候李珣為通事舍人

癸卯以

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為安靜軍留後言事官上章

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妄援體例僥倖

陳乞隳素軍制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環衛或除一郡

帝不聽 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廊延經畧使

沈邈已減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 八月詔臣僚子孫  
侍廕無賴嘗被刑者如再犯私罪更無得以贖論時邵  
武軍言故秘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廕  
免帝特命加其刑而更著此條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  
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  
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若寇至有不  
如詔者亟以名聞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太常博士錢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

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癸酉以參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樞密副使丁度為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宰相賈昌朝頗營助之得輕比育遂爭論帝前

拜罷錄曰育廷爭以為不殺綬是天下無法也卒減死一等

殿中皆失色育

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與度易位度為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籍女嫁參知

政事宋庠之子庠固言於帝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

用度始昌朝與育爭帝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

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

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我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

育卒罷

考異通鑑續編云帝亦以昌朝故徙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疾惡太過耳當考

世皆以方平實為昌朝地也

考異此據方平墓誌及本傳然誌謂育卒罷而高若

訥代之蓋此年三月事非此時也又若訥代育實為樞密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為方平諱今不取

甲

戊以監察御史唐詢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 九



月庚寅以戶部副使夏安期為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畧安撫司議邊費凡奏省官員及沿邊兵之任役者五萬人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

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哀止而盛德日  
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  
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  
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  
使

考異本傳以摯言災異為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  
也按災異皆今年事今因摯遣官附見張堯佐權陝  
西漕是月即真摯言亦必在是月惟奏減資政殿學  
士員請召待制議政及百官轉對恐別有月日當考

癸卯登州地震帝曰山東連歲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  
下登州嚴武備 甲辰登州言巨木三千餘浮海而出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卧貴龐吳移已在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為界下河東經畧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為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 辛未詔發兵討湖南徭賊 十一月

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疆事張子奭  
道病故也 以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

司使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  
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  
官言昔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  
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  
乞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考異河北初議權鹽價實錄不載余靖諫草獨存此奏  
及王拱辰奏立權法時靖絀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

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  
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別議增算拱辰更立權法未  
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疎畧及王拱辰為  
今參取靖諫草及食貨志方平墓誌修入

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

復建議悉權二

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為不可

考異本志以為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  
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  
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竦無緣却為都轉  
運使據何鄭奏為議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叟  
元祐初奏議亦誤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  
以魚周詢為夏竦

為弊所算十無二三請勅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

所鬻州縣併輸算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  
其策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  
法而未下也方平見帝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  
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  
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  
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  
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  
我為歛怨而使彼獲利也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

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費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皆知宜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握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考異食貨志云三司奏用

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須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方平事蓋疎畧也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權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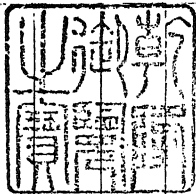
癸未湖

南獠賊寇英韶州界 辛丑獵於城南之韓村自玉津

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  
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是  
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鳬雉驅入場中帝因謂輔臣曰  
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  
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  
其飲食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  
奏技御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  
此亦可觀士之材勇也免所過民田在園內租稅一年



是歲遼川首領喃廝羅西蕃瞎孛磨孛角安化州蠻  
蒙光速等來貢高麗王欽卒子徽嗣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八至六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孫武蘓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八

起疆圉大淵廣正月盡著雍困授三月凡一年有三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太慶殿受朝 甲申知大宗正

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

朝謁從之 丁亥詔河北所括馬死者限二年償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杜衍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賈昌朝素不善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癸巳以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時譏其亡補 壬寅詔減連州民被搖害者來年夏徂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叅軍洎上州判官

資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己酉詔取益州交子三十萬於泰州募人入中糧粟 丙辰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帝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然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

後支上軍所給斛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終不可行也 三月癸未詔求寬恤民力之事

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於轉運司詳其可行者輒行之 毀後苑龍船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

丁亥以旱罷大宴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作失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

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稱予震懼之意焉  
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既進  
詔草以為未盡罪己之意令更為此詔 乙未賈昌朝  
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罷為給事中  
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  
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御史中丞  
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早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

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

景祐元年八月王曾事可考

初降制召

竦為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

考異竦以

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實錄并書之今從本紀仍出其目仁宗本紀云乙未以夏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丁酉以夏竦為樞密使

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文彥



博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帝因李東之建議再畋  
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駕而歸夜有雉殞於殿中  
諫者以為不祥是月將復出諫者甚衆御史何郯言尤  
切直遂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 丙申詔羣臣  
無得以郊祀請加尊號 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彥博參  
知政事以權御史中丞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己亥賜  
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  
始賜服至是帝御邇英閣面賜之仍宣諭曰即講席賜

卿所以尊寵儒臣也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誥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為給事中叅知政事給事中宋庠為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為中書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復申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帝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却蓋不御及還而雨是日大浹

考異宋史在辛丑日

詔權停貢舉夏四月己酉詔曰

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文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  
為耳目伺察州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  
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相尚時號  
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紘既降知衡州而紳等  
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  
旨自今皆毋復用為部使者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  
差遣綽益都人鼎汾子與紘三人者皆范仲淹等所選  
用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帝言三虎四

證事故有是詔綽先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  
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  
為勅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勅用例非有司所敢問也  
執政雖深惡之然卒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  
慮違契丹誓書不敢修綽以為今但修之而已實非有  
所增廣於誓書固無害也既興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  
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返而役已畢契丹亦不復問杜衍  
富弼尤稱其才及喪除責通判萊州 庚戌以京東轉

運使包拯為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壬子御正殿復

常膳乃賜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

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

於上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

西諸路州軍體例百姓約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

歛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為

準每石取米一斗一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石十

萬石耗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路之弊

耳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司  
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歛  
名為利剩乞賜絀貶為便帝覽之曰古稱聚歛之臣過  
於盜賊今如此掊歛是為朕結怨於民也亟下詔止絕  
之已已詔諫官除朝參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謁

五月丙子以東頭供奉官李瑋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選尚福康公主瑋用和次子帝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  
無以厚其家乃以長女降焉

嘉祐六年六月乃出降

知諫院王

贊言臣僚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官等同議動經半年有餘未見結絕素無條約務在因循欲乞今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限五日內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才識特異稽古禮法自有建明即許別狀以聞從之仍詔已送下詳定文字亦依此月限詳定聞奏以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帝初欲進清臣官為諫議大

夫宰相陳執中曰此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帝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當有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錫遂不與清臣愈恨過闕請對於帝前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龍圖閣直學士不拜帝錫賚之亦不受然帝遇執中如故清臣卒赴永興 水洛城都監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畧司言熟戶蕃官牛獎逋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為水洛城都監 戊寅詔武臣



非歷知州軍無過者毋授同提點刑獄 己丑補降猺

唐和等為峒主 己亥命翰林學士楊察除放天下欠

負 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今令中書樞密院召

兩制以上同議之 六月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

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毋得過十日

或以為葉清臣

故也然史不詳其事

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修唐書

先是夏竦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按

堵如故竦讒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讒介說契丹弗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郊嘗極論其事郊奏此事造端全是夏竦意本不在石介緣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竦嘗有樞密使之命以羣議不容即行罷退竦疑仲淹等同力排擯以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深致介惡以汙忠義之臣皆因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

勢有所報耳其石介存沒乞更不根問庶存大體帝不  
聽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  
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  
能辦必有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  
軍令狀保之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帝意果釋  
介妻子初羈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還 秋七月丙子詔  
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  
真宗謚 壬午以戶部副使張堯佐為河東都轉運

使 辛丑禁貢餘物饋近臣 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  
縣處士孔敗粟帛敗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  
渙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  
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  
於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敗於路  
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盞  
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  
其家 丙辰詔加真宗諡曰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

武定章聖元孝從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

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  
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同真宗諡故改之用  
宋庠議也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閣直學士

之下 乙丑析河北為四路各置都總管 九月甲戌

降知渭州張亢知磁州時三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  
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  
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絀亢御

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知壽州 冬十月

壬寅朔以集賢殿修撰張揆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著太玄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揆著得斷首且言斷首准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有是命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既歸濮州其子柬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羸疾辭壬子迪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鄆城之鄉曰遺直鄉

乙丑河陽許州地震 十一月丙申朝饗景靈宮丁酉饗太廟奉慈廟戊戌冬至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且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決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巖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

河北會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束鹿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湏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



以張巖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楊

考異陳桎通鑑續編

作安楊今從長編

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

曰聖德

考異宋史紀事本末作德勝玉海亦云王則改元得聖一作德勝今從長編

以十二

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湮其面曰貝

軍破趙得勝旂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

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曰

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賈昌朝遣

大名府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

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預設守備毋至奔逸其契丹賀正旦使當由他道至京師 壬寅遣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路兵傳城下甲辰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戊申加恩百官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章得象鄆國公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

公王旦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受是歲郊恩中外將相  
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  
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德象德用皆封國公 庚  
戌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甲寅徙  
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齎勅榜招安貝  
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  
州不討後且啟亂階為邦丹笑不聽 三司使張方平  
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

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金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厯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為出所致耳方今急務莫

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閱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卒其國偽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猫牛城傳者以為戰沒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蚤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

曩霄為卧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於王亭鎮五日  
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頗長有知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  
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  
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受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  
以為太子次薜埋蚤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  
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  
移女乃為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受  
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既

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  
得遇乞妻閭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  
之為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  
為甯令受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為新皇后甯令受  
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龐家為訛龐  
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為尼寓於  
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  
甯令其大酋候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囉與

沒藏訛龐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龐為之長衆欲如遺  
言立委哥甯令訛龐獨弗許曰委哥甯令非子且無功  
安得有國悞移賞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  
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龐曰予何敢  
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娘先  
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  
然遂立沒藏為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為諒祚以  
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



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  
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訛龐所族明鎬初以  
貝州城峻不可攻謀築距圍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  
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  
相逢距圍將成為賊所焚火三日不滅乃用軍校劉遵  
計即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  
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  
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

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  
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絙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  
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以參知政事  
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  
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  
乞自往討賊故遣彥博宣撫而改鎬為彥博之副先是  
樞密使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  
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

彥博以便宜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直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鎬所奏辟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鎬謀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 是日江寧府火初李景在江南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為秘書監直令致仕宥奏

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 乙酉降空名告勅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文彥博至貝州城下 乙未日赤無光 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火牛官軍稍却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

潰王則開東門遁閤門祇候張綢緣壕與戰死之王信  
捕得則餘黨保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六日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  
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  
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也  
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  
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於外而陰  
為之備翼日會寮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

實除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  
軍中洵洵謀劫囚鼎謂察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  
囚桀驁者數人斬於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  
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升冀州為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為葬祭  
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 丁未以秘閣  
校理張瓌為兩浙轉運使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  
其退靜故用之 戊申以文彥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

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王信為威德  
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轉及賜緡錢有差 贈  
馬遂為宮苑使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  
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  
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勝入城招降則盛服見之與  
飲茶遂諭以禍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  
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  
杯抵則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

刃聚謀至斷其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  
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帝  
歎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遂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  
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  
而祭之 乙卯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加檢  
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  
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討之乃平昌朝為有罪不  
當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達王勝孫利



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禁中焚  
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  
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  
密使夏竦言於帝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  
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  
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  
自旦爭至食時帝卒從竦議甲子降內侍楊景宗鄧保  
吉楊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王從善官五人皆外遷獨懷

敏領職如故竦范之也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郯等言殿廷所置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兇悖意不可測兼後來獲賊餘黨最為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鞫得情所以容衆毆死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副使田處岩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

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  
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  
議伏乞斷自聖意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景宗等既外遷  
郟等又再具奏乞罷詘懷敏帝令中書召郟等諭以獨  
寬假懷敏之故郟等又言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  
乘輿是匹夫而有窺伺之意此有司不舉職法令寬縱  
所致也為大臣者宜為陛下深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楊  
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

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不職景宗等罰既甚輕懷敏又獨異衆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伏望特排邪議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帝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舍皇后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而罷

考異張美人此時未

為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

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澹代李宥澹固辭不行乃降澹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張奎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復完 丙寅礫王則於都市以知洪州直集賢院李

絢為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材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

至邠州戒諸部按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  
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陴不  
完絢方攝守即發兵治城寮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  
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 丁卯誅張得一其  
兄弟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知貝州視事八日而  
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  
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  
又為則草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

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則屈乎於是坐棄市得一耆之子也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內中最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勾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負數倍多並不選擢乞今後只差四員選有心力沈厚之人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並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為左藏庫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言也何郯擊懷敏尤力帝諭郯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

郊對曰古者君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

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帝忻

納之

考異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按此時諫官惟吳鼎臣王贊又鼎臣正月已出使贊奸邪必不敢

觸懷敏實錄必誤今削去諫官二字

頒慶厯善救方帝始閱福建奏獄

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鑿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

錄其方又命太鑒集諸方之善治蠱者為一編詔丁度

為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偕

為工部侍郎致仕召見宴勞賜不拜及卒遺奏上論一



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樸敢為大言數  
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濶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  
有所容初蔡襄等劾奏偕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  
輕遊里市或謂偕盍言於朝荅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  
豈可以私報耶 夏國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卒命  
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鄧保信為弔慰  
使賜絹一千疋布五百疋羊百口米麵各百石酒百瓶  
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疋餘如初賻之數 戊寅改知

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  
荆南衆遮使者請留仲淹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已  
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壬午貶  
三司戶部判官韓綜知滑州綜前使契丹契丹主問其  
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  
國通好久父子相繼奉使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  
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  
為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以滑州當契丹使所由道

也 乙未以侍御史宋禧為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鞫衛士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為牒稱無敢漏洩已而乞徧於宮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寘於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 三月以京西轉運使任顥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國遣呂你如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顥押伴一

切責以義辭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榷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顓所陳者曩霄既為其下所殺遣楊守素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為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顓適奏計京師帝以顓嘗屈如來定延壽之議留顓館伴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擬顓知鳳翔府帝曰任顓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

人執政有不悅顓者因命以此官 甲辰詔禮部貢舉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  
宗幸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間者  
西陲備禦天下繹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  
而經用不給加以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  
缺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  
能變通於時耶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  
情態難常獻奇謫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

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  
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  
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  
給筆札令即坐上對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  
故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立辭未許參知  
政事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宕冗草萊之士今備位  
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  
許之論者以庠為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

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住召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乂安向因夏戎阻命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及江河淮浙福建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剝負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

望嚴令天下禁止召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亦聽從便臣曾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十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責取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畧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其



他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  
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  
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  
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庫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  
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  
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  
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  
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

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侯贇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

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急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列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符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覽奏驚異詰旦使賜手札問

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茲聖心因昨保恩  
州之憂得無常以河北為意者乎臣曾勘會河北廂禁  
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  
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使提點刑  
獄官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  
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得漏露朝旨  
歲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見在禁軍就逐州駐  
劄使其勢足以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於安也今茲聖

心因昨衛士震驚宮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皆惰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所懲創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浹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閤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

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壯愿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準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

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  
袴絲鞋戴青紗帽施長紳帶鮮華美麗計其所受廩給  
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必不免饑凍此軍情所以易  
動也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  
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  
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  
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乘風靡然一變又外人  
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做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

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  
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觀時  
得逞敢於犯上剏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  
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  
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  
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願  
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  
於聽受而已帝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考異



李壽曰國史載甲寅詔問近臣對者獨稱魚周詢詳敏蓋未及知方平所對尤敏且詳也方平本傳因神道碑但舉大畧今從方平集掇取附見方平神道碑又云上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獨引方平近御榻密訪之方平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按正史方平與李淑梁適蘇紳同時好傾陷人者神道碑恐飾說今不取

壬戌以霖雨錄繫囚

癸亥御迎陽門

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

上對殿中侍御史何郅既對詔所問又言陛下求治之志務通壅蔽然恐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本職並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為選首所冀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

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筦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

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  
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陞  
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外國不加  
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  
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

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考異王達正月

戊戌為河東漕司案曾鞏銘達墓及包拯彈達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之

夏四

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部員外郎任顥

為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副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冀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德不如因而撫之知慶州孫洸亦言伐喪非中國體帝納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

機會

考異各以節度使授諸將以分弱其勢今何郊奏議有此不知當時復有何人當考程琳本傳又云

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廊曰夷狄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圍亦解案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遽圍慶陽本傳必誤案附傳及歐陽修墓銘神道

碑亦不載此事不知本  
傳何所據也今不取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八